

钱定平教授十年一剑

《花妖》直面现实

切入人性

充满人文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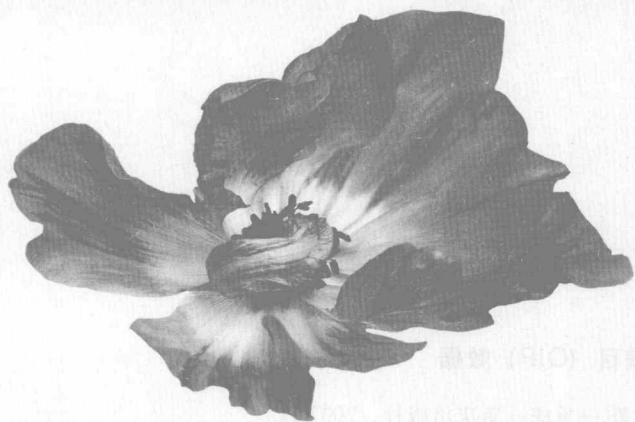


花妖

NYMPHS

钱定平\著

[德]海石 (Dr.P.Reiser) 插图



花妖

NYMPHS

钱定平\著

[德]海石(Dr.P.Reiser)插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妖/钱定平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366-9146-9

I. 花... II. 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7090 号

花 妖

HUA YAO

钱定平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周英斌 苏少波 (特约)
责任校对: 周英斌
封面设计: 后海艺术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 × 110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403 千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6-9146-9

定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星河璀璨，交汇于斯

——《花妖》序

比较文学博士 詹春花

钱定平教授一向以合璧中西、贯通文理的散文和优异的译文著称，现在他却将这部独特的长篇小说《花妖》奉献于读者面前，有如春雷惊蛰，令人耳目一新。有先睹者说，《花妖》兼有《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优美风情，《百年孤独》的魔幻场景，《围城》的睿智讽刺和《巴黎圣母院》的悲天悯人，使之成了当代中国小说独一无二的作品。这话笔者也颇有同感。讲得直白点，《花妖》可以说是世界文坛上几部名著的一个小小交集，也是几条文学星河的一种悠悠汇流。本序言从小说的几个鲜明特点着手，试图在小说文本、文学传统和广大读者之间搭建起的一座沟通的立交桥。

两代画家的“艳遇”悲情

《花妖》奏响的是浪漫的主旋律，以巴黎和上海为“双城记”，以当代大学人文风情作背景，交错讲述了花甲教授“老乔”与湘妹子的“黄昏恋”和年轻画家“小乔”与卖菜女欲说还休的脉脉情愫，用这两组非常爱情引出人世间的万千气象，铺开社会、人性、爱情、艺术、历史、女性命运的斑斓画卷。

“老乔”恒棠是沪上一所大学的退休教授。他年轻时留学法国，与一班才华横溢的留学朋友同气相求、指点江山。巴黎蒙马特高地曾见证他和一位法国少女邂逅倾心的青春热情，归国前夕更有意大利佳丽以身相许。但是，恒棠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他与他大他几岁的妻子在精神上形同陌路，几十年的夫妻生活有名无实。退休后他安于老境，与世无争。偏偏是同模特儿傅萝苜的一场邂逅，完全改变了他晚年的人生轨迹。萝苜是从农村来的打工妹，曾在她所在大学当模特儿。婚后不愿意生孩子，为此与丈夫离了婚，丢了工作。两人在校园偶然相遇后，恒棠决定重新拿起画笔，就让萝苜当自己的模特儿。在相互接触中，她的美丽和善良重新唤起了他对女性的意识；而他对她则充满敬佩，偶尔也在那男性眼光下流露出一丝女性的娇羞。他们终于偷吃了禁果，也带来了教授的

第二次艺术生命。不久，教授的妻子病逝，他们同居了。正当罗苜怀孕、他们准备登记结婚，而恒棠也正规划着要让并未谋面的年轻画家乔厚生来继承自己的事业时，恒棠突然撒手人寰。为了争夺遗产，教授的子女对罗苜威逼利诱，要尽诡计；学校当局也忘恩负义，趁火打劫。这一切迫使她放弃所有，悄然而退……

“小乔”厚生是上海另一美院的青年教师，怀才不遇，妻子弃他而远走高飞，本该到手的教授职称也关山阻隔。他正为参加画展物色模特儿，在菜场，他发现了淳朴的卖菜美女罗木艾，还进而了解到在木艾的悲怆经历。木艾来自穷乡僻壤，风韵天成，但少女时就先后被许多人蹂躏过，后来又又被转卖给瘸腿陈老汉，还有了一个小孩。本来她已认命了，老陈却还因自己老而无能对她百般虐待。激于义愤，厚生大胆地把木艾藏匿到家里，并做了自己的模特儿。画家对她的平等态度和关爱怜惜使她受宠若惊，让她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她恨不得将自己融化在他的光和热之下。在杰出前辈恒棠的巨大精神影响之下，厚生在木艾美轮美奂的胴体上找到了创作的“画眼”。只是，他一直不肯如她所愿去亲近她，因为她长着一双奇丑无比的脚，正是这双脚标记着她那难堪的过去……厚生以木艾为模特儿创作了一幅杰作，参加了巴黎画展。正当他载誉归来，满心希望能和木艾有一个新的开始时，等待他的却是她倒在血泊中的噩耗。

在小说的结尾，罗苜为了实现老教授的遗愿，终于找到了厚生，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好的小说总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正如该书中所说，“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声音和色彩。”《花妖》在反映时代上具有许多“斯文难再”的特色：一是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大学校园为场景，既有正面思考，如对祖国日益强盛的欣喜自豪，对国家命运的匹夫之责；也有现代儒林的百丑图，如对大学校园个别领导的批评讽刺等。二是对普通民众生活这个中国社会最痛点的关注，它将农村的贫困与愚昧、城市贫民窟等边沿地带摄入笔下，将求生在其中的小人物尤其是下层女性纳入眼中。两个女主人公都属于弱势群体，木艾面对悲惨遭遇的质问：“法律会管普通老百姓么？”突显了这个边沿地带的空旷与蛮荒。三是反映了40到50年代某些留学知识精英的生活与命运。时间的跨度、人生的历练和哲理的思考，使作品有一种难得的登高远眺之势，也使它区别于时下流行的留学题材脱颖而出。四是将绘画艺术之美与当代科学如“宇称不守恒”等，交织消融到叙事之中，这种写法在中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这当然是因为像作者一样，能够身栖多种语言、自然科学和艺术氛围三界的作家不多。

“美”与“丑”的双螺旋

除了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小说《花妖》还含有丰富的文学钙质——使之能直立起来的脊梁骨，那就是它的理性思考，包括歌颂女性、揭露人性、自我忏悔和文化批判等母题。并且，这些又多是与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组合在一起的。其实，恒棠与厚生故事的“双螺

旋”还只是表层结构。作家对于底层女性之美的歌颂与对于丑恶人性的揭露，两者也以构思精致的“双螺旋结构”徐徐展开。

对女性的赞美是这部小说的一大亮点。两个美丽善良的女主人公“浮罗暮霭”（这是当年恒棠在法国巴黎蒙马特高地听到的一个神秘花名，暗含着傅萝苜和罗木艾两个名字）是互为镜像的“圣母+受难者”形象。说她们是圣母，是因为她们充当着拯救男性的神圣角色。尼采曾说：“人，是应当被超越的。”（Der Mensch ist Etwas, das überwunden werden soll.）但男性为了获得超越，往往要借助于女性的力量，女性因此成为他们灵魂的引路人，就像赫尔曼·黑塞笔下的夏娃（《德米安》），或化身为女性的黑塞自己——赫尔米娜（《荒原狼》）。《花妖》女性也对男人起着决定命运的作用。以自己的青春柔情，萝苜无怨无悔地促使老教授的生命获得了灵魂的超越；木艾也以自己的风姿绰约和生命力量让青年画家厚生赢得了事业的成功。甚至，厚生那有待超越的灵魂也定会在最后时刻向他走来的萝苜姑娘那儿找到归宿！同时，“浮罗暮霭”也像是一对受难的姊妹，钟灵毓秀的美妙身体是她们唯一的本钱，也是女性的囚笼；萝苜忍受着正常婚姻的意外痛苦与烦恼，木艾更因绝美无匹而招来苦难命运。但是，作者以饱满的油画笔触热情讴歌这两个女性强健的生命力。充满女人味的形体其实是她们文学新形象的一则隐喻，表明她们既不是林黛玉们，也不是“五四”以来现代小说中的任何女主角，而是沐浴过希腊精神和文艺复兴熏风的东方新生女性。

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一系列各种可爱女性形象，也包括异国风情的女性。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爱花和惜花（这难道不是一种美妙隐喻么？）。她们与两个女主人公互为补充，互为呼应，完成着对主题的不同使命，当然也堪称“花妖”。神秘的西班牙裔少女阿黛儿诱导着年轻时的恒棠对女性、对美的永恒向往，意大利籍的“南方玫瑰”阿帕儿坦然献身让他初尝伊甸禁果。同样，菊英、雅平等上海女性也是厚生情感炼狱的团团热火，作者写这些平凡女人也是对“美”的礼赞。女性美的对立面却是丑的男人和丑的现实。作家以漫画式的笔墨惟妙惟肖地刻画、讽刺了某些灵魂丑恶的“群落”，如大学校长、艺协主席等，以及围绕着萝苜和木艾的一群群丑物等，这也是小说一大“西洋镜”式的看点。

但是，标志着这本小说更高品格的，是对于复杂人性的揭示，特别是对于作为“正面人物”的两位大学教师，也毫不放过人性批判。作家在描绘他们的正面形象时，对于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致命伤也予以无情揭露。

老教授乔恒棠是作者用力最勤的人物之一，这个人物的最大意义是他背负着新、旧两个时代的十字架，在灵与肉的挣扎中寻找着生命的真正意义。他大半辈子在老庄式的洁身自好中打发过去了，只有晚年与萝苜的纯真恋情，才让他品尝到了爱情、生命和创造的甜美之果，也使他事业上大功告成。但是，他却长期没有想到要给萝苜一个“名分”，以至于在他死后，他的心爱之人落得个红粉飘零的悲剧下场。但恒棠没有因为婚外情而堕落，反而使他的人格得到了某种升华。这种升华表现为以优美、热情和劳伦斯式笔调写出来的情爱场面，也更体现在主人公的忏悔意识与行为之中。西方文化有着“原罪”意识和忏



悔传统,但中国人自来无宗教信仰传统,奉为经典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也与忏悔感绝缘。《花妖》可贵的是把洗涤灵魂的忏悔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恒棠的忏悔首先是他认为萝苜对他有恩而自己负有于她,自己是自私渺小的,由此表达歉意与自责。更重要的是,恒棠并没在这种儿女情长的个人式忏悔跟前止步,他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代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知识分子进行集体忏悔。这一意识由他对于早年留法后来归国同学的痛苦回忆而迸发……如今天宇新开,谁能不更加珍惜今天的蓝天丽日、春华秋月?我们每个人都在读历史,我们也参与了自己身经的历史,《花妖》的作者可能比我们多经历了那么一点点历史。重要的是他禀笔直书!

至于“小乔”乔厚生,他的形象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了人性的另一面。这集中体现在他与木艾的关系上,更聚焦在承载了她那污秽过去的一双丑脚上。正是这双奇丑无比、生理的更是心理的脚,构成了他们之间难以逾越的一道生死壁障,又是构筑厚生两面性人格的契机。如果说老乔对于心爱的女人是有所作为但没有承担责任,那么,小乔就是光“占有”美而不作为,他以知识分子的矜持与清高逃避了对苦难女性的最后拯救!这就使得他身上的“美”与“丑”双螺旋纠结更加触目惊心,它盘旋上升而最终陷落。可以说,“双”螺旋也就在厚生一侧断裂了。

读者遗憾地读到厚生这个人物的悲剧特质。他本是以人性良知与社会力量代言者的面目出现,他正直好义,同情弱者(如对“街头画家女”的关心等)。他特别许诺要帮助深陷泥潭的木艾脱离苦海,他也以艺术家的慧眼为自己和她都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心灵之窗。是他唤醒了她,也挑逗了她,使她不但渴望获得正当的欲望和满足,更想进一步获得做人的尊严与温馨;她为他的轻轻一拥就觉得此生无憾了,只因为她从没被男人这么抱过;她如一朵盛开在尘埃中的鲜花,像迎接太阳一样准备迎接他。实际上,厚生对于木艾的肉体欲望一点也不亚于那些欺侮过她的人,他在梦中无数次同木艾欢好:“厚生在思想里,在梦境里,亵渎她的次数,蹂躏她的回数,同那些男人一样多,甚至比谁都多;厚生也同那些男人一样,一样疯狂,一样强烈,一样毫无忌惮,一样疯狂恣肆,一样无边无际……”但是,他却她的“那双山羊蹄子般的”丑脚前畏葸了,逃避了,最终没有勇气拥有一个完整的她,也就不能拥有一个完整的自我。他出国参展固然是人生进取的必要一环,其实也暗喻他以此为由躲开了“心爱”女人的丑脚,也推延了他拯救她的实际行动,客观上加重了这个苦命女人的不幸,这也间接促成了她的最后毁灭。

所以,这些描写无一不在无声地谴责知识分子的“罗亭性格”,即敏于心而钝于行的软弱性。例如,表面上厚生是去国外参展,其实也未尝不是在逃避灵魂深处的“小我”和内心埋藏的阴暗。可以说,作家描绘的这四个男女人物,全是英国作家福斯特说的“圆形人物”而绝非“扁平人物”。耐人寻味的对比是,作家把理想的道德桂冠颁给了两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女性——萝苜和木艾,她们是一场场“美”“丑”斗争的旁观者和……受害者!如果说,《花妖》从书名到实质是一曲对中国女性的哀婉赞歌,也恰如其分吧。

糅合中外的写作技巧

笔者注意到,作具有道地的中国气派。小说虽然采用了别出心裁、一人一章交替的“双螺旋结构”,从时间顺序上还是遵循着中国的“章回小说”传统。对于人物的刻画也全然使用中国小说的白描手法,让人物通过对话、表情、姿态和动作说话,而避免西方冗长的心理描写。真要揭示复杂的心理,如对于恒棠,则巧妙地展示他的日记,酣畅淋漓予以表达。追根求源,作品在不少方面显示了深厚的中国和西洋文学渊源。

“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美到极处。”(清·刘熙载)。美与丑本是相对相依的,没有丑,何来美?反之亦然。中国戏剧中就少不了给人带来强烈艺术美感的“小丑”。钱先生对“审丑”也向来关注,曾在海外用德文发表过有关中国戏剧丑角多维艺术形象的长篇论文,几年前还创作过一个短篇《小菜场的哀丝美拉达》(载湖南大型文学刊物《创作》2001年3月号),《花妖》就是据此扩展而成,小说中的木艾就来自其中的哀丝美拉达。可见木艾这个形象与《巴黎圣母院》中的艾丝美拉达以及钱先生与雨果在思想上的亲缘关系,或者叫“互文性”。

循名责实,雨果是文学史上从理论和创作上大张美丑旗帜的第一人,他的《克伦威尔》序言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而杰作《巴黎圣母院》就是雨果“美丑观”的艺术实践。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则以“发掘恶中之美”成为惊世骇俗之论,与德国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代表纯洁的“蓝色花”形成鲜明对照,而又互相呼应。《花妖》中长在木艾身上的那双丑陋的“山羊蹄子”就是盛开在中国大都市的“恶之花”。《花妖》中体现“美”“丑”对照最典型的的就是木艾及她的丑脚:木艾是人见人爱的“天之尤物”,但她又长着一双奇丑无比脚。而这双脚更多的是富于象征意义(小说大量应用了象征手法)。它与奇丑的不良人群,奇丑的都市昏鬼,乃至奇丑的道德品质血脉相连,与伦理上的指涉阡陌相通。笔者想强调,“羊脚”这一特殊意象具有多层的隐喻—象征意义,它既指向那些糟蹋她的男人及其性暴行(山羊原是“淫”的代表),还有画家的潜意识及其原生的软弱性,甚至也暗含着她自己的部分祸根(“原罪”)。最终,它甚至指向我们每个人,我们未必就没长着一双羊脚?

事实上,小说中每个人物也都是“美”与“丑”的对立存在。对于萝苜和木艾,她们是出污泥而不染,那周围的污泥便是她们存在的参照物;大乔与他自己家庭中的妻子,特别是儿女低下的品格形成强烈对比:人们不禁要问,何以出生于教授家的人会如此不堪?是不是多年的社会影响压过了家庭熏陶?与小乔对立存在的是欺侮压迫他的大学校长、艺协主席之流,以及小菜场瘪头歪脑的种种人物。小说深刻的地方是,这种种“美”与“丑”的对立存在使得“丑”获得了黑格尔“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法命题,而“美”也无法摆脱“丑”的巨大氛围和影响,从而尖锐地勾绘了一个思想浑浊、道德沉沦的世界……

更进一步,小说的美丑原则甚至也体现在“花妖”这个书名上。乍看,它让我们首先想

到的无非是“灌园叟晚逢仙女”之类神仙妖异之事。但读到中途，读者知道它原来出自唐伯虎“风动花枝探月影，天开月镜照花妖”的诗句，那种空灵剔透的女性纯美顿时使我们齿颊生香。更妙的是，作者又将“花妖”翻译成英文 Nymphs，即“宁芙”，并以此作“英文缩写版”的标题；以后如有外文译本，可能也会以此命名。Nymph本是希腊神话中居住在山林水泽的半仙半人的水妖。今天，这一词儿又因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笔下的“宁芙”少女洛丽塔而已臻经典。在希腊神话里，Nymph是半人半兽的丰产神潘(Pan)和森林神撒蹄儿(Satyr)最亲近的仙女，意大利画家科西莫(Piero di Cosimo)的名画《萨蹄儿哀悼宁芙》给了形象性诠注。意味深长的是，作者笔下的两位女子都爱花成癖，打上了“花妖”或《聊斋志异》里美女婴宁的标记……另外，小说中还有“人随花妖”的深刻意义，暗示着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人可能会变成妖，变成鬼，变成卑鄙小人或丧心病狂之类。

小说《花妖》基本上显示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但也富有强烈的唯美倾向，还打上了“后现代”的先锋烙印。小说使用了魔幻超现实手法，由此带来了神秘性和悬疑性。神秘人物的雨夜包裹，自动显现和消失的影碟机头像，构成了小说绝妙的开篇，甚至可以看到19世纪爱伦·坡笔下恐怖场景的影子。作者更精致地设计了一系列魔幻的人物和情景。例如，那位“面目模糊的神秘朋友”一直贯穿小说始终，像德语小说中常见的小精灵，总是出现在最适当的时候和地点，解决最棘手的、作者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行侠仗义但始终隐藏其庐山真面目。直到小说结束，悬念还一直保留着。这么个人物到底隐喻着什么人？什么事？耐人寻味。此外，在蒙马特墓地上出没的似有若无的美丽少女阿黛儿也颇引人入胜。还有，厚生走在街上看到行人和自己居然变形为兽时，情景和语言的诡秘荒诞能让您想起卡夫卡……

丰美独特的个性化语言

钱先生在以往写作中一直追求语言唯美，《花妖》延续并发展了这种追求，使得它的语言漂亮、准确、生动、丰富而流畅，还吸收了诸多绘画和音乐里的色彩和音韵因素。包括多种语言的经典名句别开生面，为烘托情景而设，恰到好处，也让您回味无穷。如果世上有所谓“美文+机智”小说的话，《花妖》应该当之无愧。作者笔下人物林林总总，可以说是反映现时上海人间百态的一面魔镜，以浓墨重彩与变化莫测之最多的语言华章织就的一幅浮世绘。

这本小说在语言上引人注目的一个独特处，是引用了不少精美的英、法、德等外语的句子。这种直接引用外语，在中国现代文学初期时有所见（但使用多种语言者罕见），只是新中国文学随着风格的单一化和作家外语水平的普遍走低，这一特色才消失殆尽。可喜的是，现在它又在钱先生这儿得以复活了。而且，与《围城》时代小说语言的欧化相比，《花妖》的语言特色又是纯粹中国的，短句多，对话多，既精炼又到位。

钱先生的语言具有华丽飘逸、富于变化的个性色彩，优美抒情的诗意流动在整部小说



的字里行间，在生动形象中又别有一种丰厚的质感，如“舌苔像鞋底的泥巴那么厚，也那么实实在在，敲上去可能哐啷哐啷有声音”这类句子随处可见。另外，也富于调侃讽刺、睿智哲理等特色……

以上这一切铸就了钱先生的个人风格，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一名智者的多重维度，以及文学、绘画艺术与科学三者嫁接的极致之美、大家手笔！当然，这是与作家独特的生活阅历相连的。

作者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及复旦大学研究院语言学专业。他专长电脑科学和语言学，通英、法、德、俄、日等语言，以中、英、德三种语言演讲和写作。他曾是上世纪70年代“汉字信息处理”革命的健将之一，古老的汉字因他们这些先驱者的努力得以进入计算机。后来又继续研究，以“微电脑多语种处理”而蜚声国际科学界，因而被聘请到国外大学任教与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曾在美国作“计算语言学”研究，在香港大学讲学，后长期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任教，并且在国内外多次举行文化演讲，也举办过书画展。他于1991年在德国获“Konrad Zuse 计算机科学教授”荣誉。值得一提的是，钱先生虽在海外多年，但一颗赤子心却使他坚决拒绝加入外国籍，并于世纪之交时归国，旋即迅猛投入文学创作，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作家……

在大陆和香港，钱先生都出版过多部情趣高雅的散文创作，有人便讥之为“曲高和寡”。当然，真正严肃而有品位的读者不作如是观。其实，钱先生不但在内地、香港和台湾有广大读者群，在美国华人和汉学家里更有不少“粉丝”。例如，美国“玛雅”网就很关注钱教授，几乎是每出一本书就评介一本。美国“易凡”网上，更展开过关于钱定平和钱锺书两人的有趣比较，甚至有类似扬清厉俗的论断……

《花妖》是作家在长篇小说领域的开山之作，但出手不凡。《花妖》是一台万花镜，既让我们重温劳伦斯、钱锺书、马尔克斯和雨果等经典作家的典型风格，又可供我们从小说的众多角度去阅读欣赏，在优美文字的海洋里徜徉，引发无穷的人生思绪……



目录

星河璀璨,交汇于斯——《花妖》序(詹春花)	1
引子 雨夜	1
大爆炸一瞬如画	11
酱缸的美术形式	15
湘妹子傅萝苜	28
千钧一发上的柔情	33
再生香	39
鲨鱼与美人	50
影子抬得阳光强	54
马蒂斯之怪	60
喜庆的烛泪	74
上海的多种风情	78
巴黎蒙马特	91
美的第 N 个印象	97
花颜	105
鬣狗、兀鹫和鸽子	114
花魂	124
假面舞会	131
花妖	135
花和刀	145
花絮	156
见怪不怪	168
南方的玫瑰	173
卷帘门里	181

小楼之花	183
凤来巢	191
华都成墟	193
摘花	204
艺术纠缠科学	207
对花空许诺	210
艺术告别尘寰	215
一秒钟的桃花源	224
毁花	230
无机物渴望生命	235
众神渴了	239
有时不用刀	251
茹毛饮血	257
分子碰撞	268
日记	277
零落成泥碾作尘	284
尾声 残阳	290
后记	294

引子 雨夜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是江南那种料峭湿冷的春寒天。雨，已经连着下了三四天了，上苍偏偏雨兴未尽。傍晚时分人们早盼望云霞漫天了，可还是在淅淅沥沥下着。天，笼盖四野的那团巨大冰块，整个儿融化了，泼洒下阴冷刺骨的万千钢针。

我家是在一条很僻静的死巷子里，白天行人稀少，到晚上只有孤魂野鬼，当然是无声无形的。对着潇潇夜雨，我不禁感到一大片稠浓黏糊的春意阑珊，怎么也驱散不掉；那是一片帘外雨潺潺的惆怅。如缕如丝、不尽不停的江南春雨在密密麻麻地缝着，像女装裁缝那绵密的缝衣针脚一样，我的心情也像这夜雨一样。

我慢慢踱到窗前，意兴萧索地朝外边闲看。才到7点多钟，巷子死了，人也没有活蹦乱跳的了。窗外有一棵槐树，孤零零地，拖着长长的影子。那影子竟硬邦邦、毛茸茸，奇形怪状，格外阴森。四周已经安静下来，只剩下远处有几声犬吠。那声音偏是呜呜呜，也湿淋淋的，拖得很长，很长。要说这潇潇细雨天本身，也像一只棕黑色的大狗儿，浑身毛森森，湿答答的。这只狗一边抖着身上的水，一边把那冷冰冰的鼻子尖儿凑到我的窗前，在嗅着，嗅着，嗅着……

突然，有人敲门。一下，两下，三下。轻轻地，稳稳地，但是断然而坚决。敲了三次，就停住了。来人仿佛是故意在试探屋子里的人，特意留下一片专用于惊吓恐惧的间隔。

我满肚子疑惑地走到大门边。

我并不开门，侧耳静静地听着。

门外没有动静。我把耳朵紧贴在门上，也只听见淅淅沥沥的雨声。

难道，来人认为屋子里的人都不在家，已经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心理因素刺激着我，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门口还真站着一个人！

一个男人，中等偏高的个头，门里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拖出去很长很长，成了硬邦邦、薄削削的一片。雨水从他的帽檐和头发上滴下，顺着他的脸面在流。那张面孔全没在阴影里，像一块浸泡在黑水里的磨刀石。

我不禁愣住了，一时不知所措。

那一双眼睛盯着我，一动不动，足足有好几秒钟。时间空间都凝结了，只有雨点敲击着万物的声音。突然，那人一扭头就匆匆地走了。临行，还回过头定定地看了我一眼。眼白直插在阴影里，是一丛触目的尖刺。那人分明对我微微一笑，叫人想起那种非常性感的笑，在外国恐怖电影里头的。

一瞬间，那块坚硬而薄薄的影子就消失了。

我觉得，刚才出现在我眼前的，并不是一片湿淋淋的影子，而是一团凭空矗立起来的水。

水吱溜一下就流掉了。我却有一种感觉，我和那人之间已经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

于是，我回过头来，准备关门。突然，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门外地上搁着一大包东西，也是湿漉漉的。

我慌忙再次将门打开。弄堂里又黑又暗，早已没有了人影。

我进屋关门，第二件惊喜的怪事出现了，门口的地上还有一大蓬花！我把花捡起来，花不只是一朵，而是花开并蒂。那两根花茎给我一种感觉，这花卉不是草本，而是木本的。两朵大花周围还簇拥着许多小花朵，香气扑鼻。可是，我说不出这两朵花儿的名字。只见那花瓣儿肥厚光滑，南国少女凝脂般的肌肤一样，点缀着晶莹的露水。我找出一只旧花瓶，把花插进去，灌上水，摆在桌子上。

那个大包裹外面是很厚的牛皮纸。这种牛皮纸能防雨，不像是国产的。我刚拿上手，呼啦一下子，从里面便哗地掉出一大堆笔记本来。

同时，掉出来一台微型光碟机，还有一张光碟。

我接通电源，打开机器，插入光碟。

立刻，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男人的上半身。他背着光，所以，看到的也只是一片影子，一张脸面模糊的影子。我马上断定，这屏幕上的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不速之客。同时，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响起了一片低沉的噪音。这声音很富有控制性，立刻弥漫了整个房间：

“好像有古人讲过，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我这里倒真有一大堆素材，足够写成一部相当动人的小说，就看好事者的才气、运气和手气了。我自己明白，决不是这块材料。所以，就不请自来，来找先生您了。”

声音在这里停了一停。屏幕上影子始终没有变化，好像在等着我有什么变化。

我给灌了迷魂药，居然就这么同屏幕对讲起来。我大声说道：“你根本就不认得我，你又怎么会了解我？我当代小说一概不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怎么写得什么小说？”

那影子回答说：“我考虑过，这事非要请您出山不可。因为，要把这些素材写成一部小说，作者非得具备四个条件不可。”

我内心欣喜，却假装客气，对着屏幕说道：“怕就怕我一个条件都不符合！——不过，倒也要请您先讲讲看。”

屏幕上那片影子从容回答道：“第一，会写；第二，看得懂法文；第三，对美术也懂得一

星半点儿；第四，读过《围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巴黎圣母院》和《百年孤独》等小说，以及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等人……”

他顿了一顿，又说：“能写出，至少能模仿他们那种雅丽、精致、热情而又肉感的笔墨。”

影子讲得头头是道，我这边厢却开始惶恐起来。屋子外边有一条狗在叫，惹得我家里的小狗也“汪！汪！汪！”积极响应起来。外边春雨更加大了，哗啦哗啦，好似一个任性乖张的中年妇女。

屏幕上那个人，他那双看不见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有另一种感觉叠加上来：房子里有一条非洲鬣狗，浑身的每一块花斑都毛森森、湿答答的，正在用冷冰冰的鼻子尖儿，凑到我跟前在嗅着嗅着。

好像看到了我的惶恐，影子说道：“我看，您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我不禁大声叫喊出来：“慢着！这不是中国教授的日记么，为什么要懂得法语？”

那个人好像听得见我讲话，立刻回答说：“自有道理。这是一位美术教授一生的全部日记。他早年留学法国，所以，日记是用法文写的。”

我开始有点兴趣了。屏幕每讲一句话就停顿一会儿，等待我思考和回答。我觉得，索性顺其自然，就这么把屏幕里的人当成真人，面对面对谈，倒也爽快。终于，我按捺不住了，想开个玩笑。我故意假戏真做，顺手给屏幕沏上了一杯上好的西湖龙井，恭恭敬敬地放在屏幕面前：“请喝茶！请喝茶！——莫非，这一本本法文日记里，就埋藏了提炼小说的矿藏么？”

我这种煞有介事的样儿，一定非常可笑。难道电视屏幕真的会小口喝茶么？屏幕沉吟了一会，好像真的呷了一口龙井。然后，那影子缓慢地说：“正是如此！”

这时，屏幕突然明朗，显现出一个清晰的头像来。那是一张相貌清奇的男子脸庞，大约是六十多岁。一看就晓得是一位有学养的专家教授。

奇怪！不大像那种通常所见的艺术家。

那影子虽然已经离开了屏幕的画面，却仍旧侃侃而谈：“这位留法的教授画家，可不像眼下漂亮名片上漂浮着的那些教授。他不但艺术上造诣很高，而且，还有很好的文化修养。精通法文、英文不必说，其他的，凡是文化这一类的东西，像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来得两手，古文也相当不错，据说甚至还懂点自然科学。”

我听得如痴如醉。我好像听见了自己在自言自语：“这正是老一辈大知识分子的风范哟……”

我只顾盯着屏幕上的老教授，老教授也在看着我。我们是相对如梦寐，我们是他乡遇故知。那屏幕框住了一派旖旎风光，框不住的是远方的那片逝去了的梦……

看见了我的思绪，老教授那坚定的嘴角好像要露出笑容。

影子顿了顿，又接着说下去：

“我听人说，写作也跟翻译一样，搞来搞去，就搞成了斗智。比如说，您搞翻译，就是要同原作者斗智。您要写好这部小说，可能就要同这位教授斗一番智，而且要斗过他哩！”

我思想的船儿正在转舵。可是，一听到“斗”字我就害怕。因为，早年我正是“单位领导”“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手下败将。

我丧气地说：“我可谁也斗不过，我可谁也不想斗。”

屏幕也沉默了好一会儿。这才接下去说道：“您今天的龙井肯定不错——咱们把话说回来，对这么样一个人，您老兄肯定会有兴趣的吧！我劝您不妨先抽空读读这几十本日记，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如果有价值，就动动脑筋，费费心思，把它写出来，也好对得起托付使命的人，以及那位九泉之下的老教授。”

说罢，屏幕大概是想站起身来了，又交代说：“好了，您先看吧，看完，如果您觉得需要，我们还可以再见面商谈一次。好了，就此告辞！”

“慢着！慢着！”

我又开五指，急急忙忙作出阻拦客人的姿势。怎么见面，他还没有交代哪。屏幕上画面切换，又出现了那人的影子。

我急急忙忙说：“我有一个问题。要是真写出来并且出版的话，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知识产权、个人隐私之类问题呢？”

屏幕上的影子回答说：“没事，没事，您尽管放心。因为老教授已经作古好几年了。里面涉及的另外一位当事人，我已经征求过意见，她也同意了。”

影子好像已经站立起身，却又补充道：“个人隐私么？当然，您在具体写作时，还得笔下超生，不要让人抓到‘对号入座’的把柄。记住，您是在写小说，不是纪实文学！现在，真告辞了！”

影子渐渐淡出，屏幕上出现了这么一行字：

请您先阅读教授的日记，然后，再打开光碟机，接着看下去。再见！

当天深夜，我踱进了书房。先焚上一支印度奇南线香，在飞利浦自动咖啡机里盛了五勺上海现磨咖啡，倒上净水，打开开关。不一会，整个房间就充满了东西方的混合气味了。

我粗略一看，日记足足有三四十本。本子规格不同，形式各异，都保存得很完好。凡是破损了的地方，都小心翼翼地修补过。几处是使用牛皮纸贴补的，也有使用胶带纸细心包裹的，没有什么不熨帖的地方。日记的扉页上记着年代，所以，很容易按照时间排列它们的顺序，成为编年史似的一长排。

这一大部“编年史”计有：

某年到某年，共8册。是用封面印着法文 Cahier（笔记本）的本子写的。这种簿子我在法国见过，很厚，大约有二三百页，如果不是天天巨细无遗地写起居录，一般够写一年日记之用。而且，装帧简朴，价格便宜，很受中国留学生欢迎。日记内容嘛，可以四字以蔽之，曰“极大丰富”。这些内容，便应该是小说主线的重要依据之一。

某年到某年，共2册。使用中国出品的笔记本，也很厚实，不过纸头质量、印制款式就

要差多了。里面的内容相当丰富，多的是这样的文句，如“天下大事及身边琐事，有可记者五，如下”，“明起，学院组织至黄山写生，此祖国名山也，迄今未遑一游，今无憾矣！”，“天气：晴好”，“××又吵闹，晓之以理”，“迟睡，非为别，作画也”之类。但是，作为写小说的素材，价值似乎不太大。

某年到某年，共4册。纸头质量、印制款式更差了，好像是草纸一般。而且，大量的页面是只有日期，没有内容；就是有，也只是简单几个字，例如，“无事可记”，“天气：阴雨”，“××又寻衅，不理”，“早睡，一宿无言”之类。看来，也不能作为写小说的主要素材。

某年到某年，共5册。纸头质量与印制款式好转，不再是草纸。日记恢复正常。不过，偶尔也是只有日期，没有内容；就是有，也只是简单几个字，例如，“天气：阴”，“无所事事，画笔久疏”，“某某赏饭，未去”，“学校领导作运动动员，或曰，余等皆不必怵惕。此实乃大谬之谎言也”之类。当然，作为写小说的素材，一定味同嚼蜡，要不就是味同嚼辣。

这之后，日记竟停了十年之久，教授的生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某年到某年，共22册。纸头质量、印制款式大大好转，而且愈来愈好。除了开头几年外，日记全是使用外文印刷的真正日记本。大部分是法国印刷的，有几本还烫了金边。日记内容也热闹非凡，愈到后来愈是精彩，异国风光，人间百态，君子小人，绮丽情怀，被底红浪，应有尽有。“天气：晴”，“无所事事”，“某某赏饭，未去”之类，早已销声匿迹。内容既然如此丰富多彩，便应该是小说主线的重要依据之二。

日记是用自来水笔写的，笔和墨水更换了多次。从法文书法看并不美观，字迹潦草，涂改很多。但是，还是看得出文字功底，是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那种高度。此外，教授还大量使用略语，可能是为了节约时间。有一些略语我不认得，可能是作者自己的即兴词汇。这就没办法，只好胡乱猜测一番罢了。

于是，一连几个晚上，我一头沉没在一个外人的日记里头，也一身浸泡在另一位男人的精血里。

我把日记细细地读了三遍，喝完了两大包上海咖啡。

屏幕说得对极了。我愈读下去，就愈觉得小说的故事、人物、悲欢离合，甚至卖点热点等等，在纸面上简直是炒锅里滚烫的豆子儿，活蹦乱跳，四处喷撒。

这套日记是一座建筑精美、既空又大的老屋，容纳得下无数位有心的游客；这套日记是一口品质优良、既深又广的铁锅，烹饪得出好多桌丰盛的筵席……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在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上，除了记明哪年之外，还写了一行英文如下：

I bequeath this diary to whomever may find or want it. It is the story of my bright and dark days.

— Étang Tchiao

我将这日记遗赠给发现它或者需要它的人。